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行 總 兩 年

陳 廣 沅

壯遊八十年之十九

儲運廳組織與人事

「行總運輸廳的工作怎麼辦？」是我在回國途中最迫切要解答的課題。無檔案可查，無課本可讀，偏偏上級要我做這件重大的工作，真逼煞人也，非辦不可，如何辦？在羅馬月光下聽音樂時有了些端倪，沿途看難民營並沒有給我幫助；過了開羅一段旅程中想得了三個要點。第一、「儲運」在接收幾百萬噸物資，這一筆物資帳非弄清楚不可。這個帳要同銀行管銀錢一樣的清楚，能辦到每日結帳最好，主要先設計一套帳，等這套帳設計好、印好，分發出去，個個遵守運用，纔能開始接貨。我想聯總剛剛批准我們的申請，他們要採購、要運送，一時決不會就運到，我們有時間把帳印好備用，主意已定，就問誰能設計這套帳。我心目中祇知道一位鐵路上班會計的有名人物，他原在京滬路服務的叫鄭文榮，能够把他找來幫忙那事情就好辦了。第二、這接收物資的機構不能集中上海，到上海還要分送各處，最好在上海設一個儲運局，另在九龍、青島、天津、漢口各設一儲運局。上海機構最大，其餘各

行總兩年

地視需要而大小其組織。第三、是我自己要以身作則，清正第一，自己家裏不許有一件善救物資，而在家所用紙張筆墨不能與公家所用者一樣；這是一件，為國家做榜樣的事不能絲毫苟且，此意要對所有負責人員，再三告誡，至於人員方面，我祇應盡力物色方正廉明而有幹才的人做首長，其部下人事完全由該首長自己物色，如此職責分明。

重慶見到蔣署長及李副署長時就將此意面呈。他們兩人的答覆是「一切照辦，我們讓你獨斷獨行，決不干涉！你趕快去找人。」我先到交通部打聽鄭文榮在什麼地方，然後由部電找他來，同時將儲運廳及各儲運局人事略定如下：

廳長室設一個外國副廳長，叫他坐在我公事桌對面，讓他終日監視我的一舉一動，免去一切猜疑與謠言。此人係由聯總調用叫道希士 A. A. Dorrance 係戰前美國美孚煤油公司駐滬總經理，有工作經驗不會貪污。廳長室除他與我外，另設中英文秘書各一。廳下設二組，第一組專管文書人事等事；第二組專管物資儲運等事。

第一組 組長 余樂醒

文書科 科長溫萬生
事務科 科長劉海鵬

稽核科 科長嚴曦

第二組 組長 吳兆棠

物資科 科長 嚴國衡

統計科 科長 華仰嶺

運轉科 科長 康燮宸

運帳科 科長 吳震

以上係管理部分，真正執行接收、儲倉、運輸、看守等工作者為各個儲運局，其組織與人事如下：

上海儲運局 局長原為孫嘉祿，他辭後由我自兼

副局長為裴冠西及李振先

接轉組 組長馮玉衡 副組長潘光宇

資帳組 組長鄭文榮

運輸組 組長薛保康 副組長梁祖蔭

會計組 組長徐應彥

倉儲組 副組長虞漢（自有庫房有庫長，租

用庫房無管理權）

自設十一個倉庫外另在麥根路日暉港各設

一大庫。

九龍儲運局 局長曾廣智 以下設總務、倉儲

、運輸等組

天津儲運局 局長孫清波 副局長吳應綸 以下設各組

青島儲運局 局長鈕澤全 以下設各組

漢口儲運局 局長蔡可選 副局長張祖蔭 以下設各組

原祇以上五局，其後因情勢所需設大連儲運局以陳德芬為局長。設廣州儲運處以馬開行爲處長。設昆明儲運站以湯藩第爲站長。設貴陽儲運站以徐啓霖爲站長。

儲運廳以下直轄上海水陸空三個運輸大隊。水運大隊 CNRRA Waterway Transport (CWT) 裝配修理并運用聯總所交之登陸艇 (Landing Craft, 其總部在復興島，以沈鶴甫爲大隊長。陸運大隊 CNRRA Highway Transport (CHT) 裝配修理并運用聯總所交之一切汽車、卡車、吉甫車等，其總部在北四川路虹口公園附近，以聯總調用之專家霍爾 Clarence Hall 爲大隊長。空運大隊 CNRRA Airway Transport 裝配修理并運用聯總所交飛機，此隊在我任內未能組成。行總結束後陳納德將軍 General Chennault 請准解散飛虎隊接收行總所有飛機 (C-30C-4 兩引擎旋轉機) 組成中國空運大隊 CHINA Air Transport (CAT)。

以上所派首長除借用聯總專家外多係服務鐵路多年之職務工務工程師，人格高尚，操守堅潔，非我昔日之主管即同事，向爲我個人平時所觀察所敬佩之人物，在重慶交通部與主管請准調用後，即由總署派職分赴各服務地點，組織開張準備接收聯總運到各海口之物資。

軍品運滬引起誤解

我在重慶所辦者除派人組織儲運局外，惟一關心，須每日工作者爲料帳之設計事。好在鄭文榮先生得信即趕到重慶辦公，與我每日商討設計料帳事。彼即每日設計繪圖繪成後與我商討。第一部爲總帳即各料之存、收、支、餘之四種帳，第二爲根據分配應之分配單到倉庫提取之取料單，第三爲醫料單等等。其目的在交代一切手續。收料之根據爲船運之貨單 Weirhead 料收到後，不在倉中，必在運輸中。不在運輸中，必在收貨人手中，以收據爲憑；如是一步一跟，庶不致有失。鄭先生繪好圖樣并寫明用法後即派往上海連夜趕印，好在他是上海人對於上海印刷業亦甚熟悉，故不久一切帳簿印好，我即準備去滬執行。誰知我未動身前，聯總已有四船運到，催行總接收，而我之儲運應儲運局尙未組織完全，不能行使職權。於是聯總人員越俎代庖代爲執行卸貨收入商行之倉庫中。弄得手忙脚亂無帳可稽！

原來這四條運輸船是軍政部運往遠東戰場之軍事給養船，除軍用食糧外有軍衣及日用品如牙刷、牙膏、刮鬚膏、剃刀以及女兵所必需用之尼龍襪、月經布、胸罩、口紅、髮油等應有盡有。日本投降，男女兵大部分回國，此等船貨如果運回，尙須運費，而且打仗時此等消耗品一經運出即完全出帳，不如送與聯總作爲救濟品，孰知上海民衆不知底細，以爲聯總所運來救濟中國戰後難民者爲此等奢侈之無用消耗品，輿論大譁。且此等船貨無裝船單，貨之品種數量皆無原始單

據，聯總收到多少即算多少，不能盤問，此爲接收之第一步困難。我於十一月底趕到上海，十二月初聯總船陸續來到，到十二月終接卸了八條船，一月份九條船，二月份十五條船，以後每月增加，五月份四十一條船，每船平均五千噸貨；把上海灘停滿了船，上海倉庫塞滿了貨。

運出之交通工具非常缺乏，鐵路不通，招商局輪船沒有，祇好用駁船向南京運，最後與英國政府商調怡和及太古之商船運貨去安慶、九江、漢口、青島、天津以疏運善救貨品。七八月間，來船更多貨品更擁，我每日去黃浦江面乘小划督卸，渾身汗濕如雨。好在此時儲運局已大展身手而物資帳亦充分利用，各種手續齊全，有帳可稽。一經上了軌道，忙而不亂，那就算達了我自己預期的目的。

儲運工作及其困難

這次我所做的儲運工作是一個大實驗；事前將其理論、方法、設備、紀錄等考慮再三；到每日執行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居不求安，食不求飽，祇視工作進行中不出事變；真是「難行亦不易」。我在重慶兩個月祇做了(1)物資帳之設計及印成(2)人員之借調與任用。調人佔了大部分時間，要得本人同意又要得其服務機關首長之同意，有幾位幹才如吳西箴、林鳳歧、許元啓、茅以新等都不能如願調用。但因接洽調用遇見許多同學或老友有：

- 鄭葆照 華壽嵩 凌道揚 汪一彪 楊簡初
- 徐恩曾 陳立夫 葉秀峯 李立侯 吳鴻照
- 余井塘 賴景瑚 吳保豐 茅唐臣 張自立

汪禮成 龔繼誠 薛次莘 侯魁民 程叔時
 王鏞冰 許行成 吳鏡清 莫衡 吳景超
 朱世民 霍亞民 錢昌照 陳地球 顧毓琇
 趙隸華 周星北 陳筆霖 陳質平 陳長桐
 程天放 周志宏 郭任遠 王去非等。

當時這諸位先生都集中在戰時首都，復員後大家分散，大陸淪陷後，有去台北者，有留在大陸者，又有移民海外者，大多數此後即未有機會見面。重慶之聚會真盛會也。

我的家眷由成都移到重慶後，女太太們來往甚頻，其中有曾養甫太太、陳筆霖太太、李立侯太太、凌世芬太太（刁作謙之小姐）、陳亦帆太太、譚岳泉太太、田定丁太太等。在我要飛赴上海以前，先請原住在上海之副廳長翁存齋（爲）來重慶就住在我家，以便代爲執行在渝之儲運應事務。

在渝時私人應酬較多，有公事意味者如總署開會晤諸分署署長請吃便飯，王人麟副署長請在國民外交協會吃飯。聯總大人物亨極克生 Hensrickson 到渝時，蔣署長請在范莊吃飯有吳鐵城、蔣夢麟、俞飛鵬等作陪。陸子冬請在林森路論民實業公司吃飯。

翁爲先生原與我爲津浦鐵路同事，比國留學生，專學電機，在津浦路時爲浦口電燈廠廠長，自製客車蓄電池，爲人正直無私，不苟言笑，上下多敬重之。到渝後在我寓所食住，好杯中物，每於晚飯後步行到酒舖，在櫃台邊立飲黃酒，以鹽豆、豆腐乾等充下酒物。生在江浙而平生不吃筍，謂此物毫無營養，且難消化，何必吃，亦有理。此人，家住上海，一年後我曾到他家吃飯，

所住爲上海弄富房一層樓，每層兩間一廂，不甚寬敞，自覺甚樂。

接收紊亂五子登科

勝利後所有下江客均爭先還鄉，而還鄉工具缺乏，於是民生公司小輪船、中國航空公司有限飛機都擠得水洩不通，連小民船亦有人冒險雇用。行李不能多帶，大家小戶都在門口街邊擺地攤「三文不值二文」地賣掉以省運費，一般心情均極興奮歡暢。

我將兩件大事（帳册及人選）完成，遂於十一月底飛滬。此次飛行並沒有看見三峽的雄勢，牠飛越川鄂山地，然後沿長江東行，到南京後飛行更低，沿京滬路走，天氣晴和，有些微震動，到滬後有行總汽車送往國際飯店。店在南京路西頭，面臨跑馬場，爲上海中國人在租界上所辦之最高等最堂皇旅店，其經理適爲唐山交大同學孫立己先生，乃父孫揆百先生原爲我在北寧鐵路實習時之副局長兼機務處長，我出洋時亦承其照應一切。老友見面說不盡歡欣愉快。據稱勝利後重慶大員來滬接收時之種種行徑大失人心；不謂「接收」而稱爲「劫收」，接收人員都稱爲重慶人，重慶人有由天上來的，有由水上來的，也有由地下來的（特務），一般滬上民衆都避而遠之。他太太描寫重慶人有六句話「一等大員，兩部汽車，三所洋房，四十左右，五子登科，六親不認！」因爲他們來了，就把敵僑所有產業封爲己有，汽車洋房先下手爲強。「五子登科」描寫得最妙，那個五子是漂亮的妻子、肥胖的兒子、高高的房子、最新式的車子，還有無數的條子（金條

也）。六親不認者即眼生頭頂，趾高氣揚，藐視一切也。聽起來真亂得一塌糊塗。

我到上海後，行總派給我一輛小汽車，一位司機。最初幾個禮拜，每早在國際飯店吃過早飯，即有一個黑色盒子把我裝送到江西路三井洋行大樓辦公，中午又裝到國際飯店午餐，餐後又被裝送到公事房，晚上再裝回飯店。飯店飯食中西俱全均爲上乘，所以生活安定一時。公事房中除我外有副廳長美國人道崙士、一位美國女祕書、一位中國女祕書。美國女孩子叫 Winifred，她整天傻笑，她到中國服務極端滿意，只有一個願望要到北平去觀光觀光。道崙士不肯讓她去，她就急壞了。後來讓她去了回來，買了一件皮大衣，非常高興。中國女祕書叫程傳青是程叔時兒的大女兒。每日中文公事多，英文公事少；我每日公事辦不完還要帶回國際飯店辦，好在我到了上海除訪問幾家親戚外毫無應酬，不像重慶之飯局多；每天都可將公事看完批完，好好睡覺。道崙士住外灘華懋大飯店離辦公處所近，有時他約我在一個美國人開的便餐店吃午餐，餐後到他旅館休息一下，好在他有兩張床，正好分着睡，熟了，就每天如此辦，省些汽油也省些時間。

上海居所和同居人

不知如何搞的，我到上海的前幾個月，聯總擔負我的房飯錢；他們因爲我常川住國際飯店不舒服，代我找了一個法國人家住。地方在前英租界區徐家匯。一個大臥房，有便所無浴間，要洗澡，可到二房東的浴間洗。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洗浴，他們小夫妻尚在裸臥，他們不在乎，我實在

不安。後來我要洗澡還是到國際飯店找老板孫立己，由他開一個空房讓我洗澡。不久，家眷由重慶搬到，行總的人們找到愚園路四〇一號的房子甚大，三層樓，花園洋房，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我家住三樓，只有一個小臥房，一個大臥房，一個大起坐間，一個浴室。廚房在底層，每頓由廚子及老媽子送上來吃。我家有三個女孩兩個男孩，一家七口祇有三間房，實在太擠，二層樓由我的科長余樂醒一家幾口住，第一層樓由兩個同事住，一個叫張元綸，一個是徐應彥。徐是上海儲運局的會計科長。後面有一片草地算是花園，前面有一空場以備停車。住下後纔知道這所房子是一位漢奸所有，而余張兩位都是情報人員，由他們兩位搬過來的。這兩位情報人員的來意是為監視我抑為保護我，至今不得而知。不過當時既派得敵偽產業可以不給房租，不如且住為佳。大陸陷共後，張兄却被解決，余兄生死不明。

家眷和親戚間來往

家眷由渝到滬也是一件艱苦的事。他們自雲南祿鹽隨着滇緬鐵路疏散職員家眷之大卡車去成都時，沿途已甚艱苦，吃的固然馬虎，有時睡在泥地上，沿途還受司機的氣，那時我在美辦公，太太一人帶五個孩子隨眾逃難，我不知其詳。這次勝利還鄉，應該順遂。那時下江人多，交通工具少；行總總務處長胡可時先生代覓民生公司船，揚州同鄉劉慶邦等天天到碼頭找船，結果找到票，上船時祇有一兩個床位，一家七口擠在一堆，天熱蚊蚋多；大小兒同劉慶邦睡在艙外船邊，夜來大雨又驟進大艙，穿過三峽時異常危險，大

家提心吊胆。好容易到了宜昌住入旅館，又被臭虫蚊蠅滋擾幾天，然後找到小輪船去到漢口。在漢口時承漢口儲運局局長蔡可選夫婦招待并派員照料，找到太古船去南京，到了南京，大家上岸改乘京滬鐵路車到上海。我在上海北站接到時，看大家面黃肌瘦，衣服襤褸，先到愚園路家中休息，晚間到國際飯店開房間，全家沐浴更衣，然後方有精神享勝利之福。那時上海我有三個親戚，第一是助我讀交大的嚴家，我的姨父嚴蔭生已逝世，太太仍住長江沙洲上，姨太太住上海南市，我常去看她，我的表兄又到廣東做海關的事，不久因病回滬，也住在南市一間小房，他與一個妾侍及一個大男孩子約十幾歲住在裏面，燒飯在火巷裏用煤油爐子燒。他自己有病睡在床上，是黃胆病。他并不窮，但他刻苦耐勞，不顧多花錢找大房子住，也許找不到大房子，他說他有好醫生在診治。不久，他就過去了！我很傷心！我的大姨父祇有這一個獨生子，抗戰八年受了多少困苦，怎麼一勝利就死了，哀慟之至！他的大太太生了一個兒子，小太太生了一個兒子，據最近（一九七七年）大陸消息，這兩個兒子各奉其生母而居，倒都活着沒有被共黨弄死，總算有後了。第二個親戚是我的表弟顧伯初，他是我舅舅的大兒子，他原在鎮江做錢店生意，日據時代，他曾做什麼銀行的經理，勝利後他蟄居在家，我下班時常去看他，他同他的補房太太及三個女兒同住，住的地方寬大，夫妻兩個抽雅片烟，并無生產，家鄉有薄田幾十畝不够吃的。他說我的先父在抗戰及日佔時代的生活費皆由他每月接濟，幾年來

共合美金約三千元，我當時無法核算祇好照數籌還，不久大陸淪陷，就斷了消息。最近（一九七七年）大陸消息他的弟弟夫婦在上海共區生活得甚好，有三子三女都在做工，他們倆已退休養老，生活得很閑適。顧伯初夫婦都已去世，三個女兒都在鄉下老家種田度活。他們的兩個姊姊都嫁與鄉下有田有勢的人家，據說她們倆都被下放到安徽做工，丈夫家裏人及財產都未提，大概都被清算完了。第三個親戚是我的妻姊。我到上海常去看她，她的丈夫王遜先早已去世，她原為護士，年老退休，靠退休金過日子，她仍住在原來中國銀行的宿舍（丈夫原為行員），現已近九十歲，身體甚好，有時還去逛遊街。家眷到上海後，女眷們常相往來。

送禮陋習酬酢苦事

在上海有一件麻煩事就是大家有送禮的習慣，同事送禮被幾次打發回去，倒也絕跡了。惟有一般做生意的，如儲運方面租用駁船、倉庫、卡車、板車之類，他們也送禮，都被打回。有幾位同學也做買賣，他們以為關係特殊，自己送上門來，我不知費了許多唇舌，央求他們幫忙帶回。以後總算清淨了。有一次我的生日，同事們尤其是鐵路上老同事們，要來吃麵，我答應了。結果在花園草地開了廿幾桌酒席，弄得窘不堪言。

經此一聚會，大家都知道我的住處太侷促，我的臥房祇够擺一張床，床頭就是三層樓壁立的危牆，我總怕這牆會倒下來，尤其在夜間雷雨的時候；那時我就起來坐在客廳裏。沈鶴甫先生是主管裝配登陸艇的，他查看我住房旁邊第二層樓

的樓頂是平頂，他就要在這平頂上加蓋一間房子，我說這有關操守，不能辦；他說：「這房子是公家的，將來你也不帶了走；以公家人力物力代公家加蓋房子，無關操守！」我聽他言之有理，就由他去加蓋，蓋成後添了一間大房間，前後玻璃窗明淨已極，遂在此中佈置一書房，正好晚間在家辦公，週末在家會客。

行總上海儲運局設在上海外灘，原是一個日本銀行的房子。蘇州河東流入黃浦江，其入口處為外灘公園，就是享名中外「華人及犬不得入」之英國公園，公園外面，就是外灘大馬路。上海儲運局就夾在外灘大馬路及蘇州河之間，佔地甚廣，所有局內數百人都在內辦公。局長原為孫嘉祿先生，他原為京滬鐵路及滬杭甬鐵路之機務處長，美國康乃爾大學機械碩士，時年已六十四歲，到任不久，聯總物資船接踵而來，接收儲運工作不勝繁劇，他吃不消就提出辭職，余不得已親到儲運局治事請孫留為顧問。我到局後又請道希士坐我對面辦公。我要資帳組組長鄭文榮每天給我一統計表，表明什麼船在什麼倉庫前卸，有什麼船在黃浦江中等卸，又有什麼船在黃浦江外揚子江中候着進口。又給我統計表，表示收到十類物資之累計噸數。我可以一目了然。

行總每週辦六天公，所謂週末就是禮拜天，自己有個小汽車本可開到鄰近各小城去遊覽，但戰後公路破裂，不能行車祇有坐火車旅行。除攜眷常到杭州外，曾遊鄰近幾個同事的家鄉。許元啓住南翔，我們曾被招待到南翔去吃小籠湯包。這湯包與揚州的不同。揚州湯包的湯是包子外皮

包住的湯，由牙齒一咬就滿嘴是湯；南翔湯包是小包子泡在一碗醬油湯裏吃的。張元綸住在常熟，就被招待到常熟遊覽翁同龢的相府以及他的讀書處，那地方是一個高出屋頂的亭子，四邊農野、樹蔭圍繞稻畦，風捲稻浪，一望無際，誠江南富庶之區也。薛葆康家在無錫，我們曾被招待到無錫看錫山遊太湖吃肉骨頭并遠及蘇州之虎丘劍池。沈鶴甫家在余山有別墅，他們家信天主教，這別墅旁邊有一個大天主教堂。同被請的有一位聯總的中國人姓楊，他原是史迪威將軍的助手，勝利後到聯總服務，人甚聰明能幹，不大會講中國話。

洋同事和小偷問題

聯總對於行總工作之批評「有不虞之譽」，亦有「有求全之毀」。我們所接收存儲的物資以食品與衣着為最多，食品以麵粉、白米、牛奶粉為最多，偷竊事日有所聞，我們終日討論與執行者多為防止偷竊與拘拿竊賊。聯總與論反說：「食品原為救濟而來，他們如果窮而無食，拿些吃吃也是應該的。」行總以為此風不可長，如果長此下去，物資將大受損失。聯總工作者雖小至打字員小庶務，其薪水每日至少美金二〇〇元以上，中國工作人員每日至少多二〇元，即主管如廳長者亦不過每月四千元國幣合美金五〇元，所以聯總先生們看見中國人上下努力，他們反而有愧於心，大多數對於中國人工有揚無抑。有幾次我在公事房發議論說中國人工作成績優異，如果以薪水言，外國人未見得比中國人做得好。有一位剛派到中國來做聯總副署長的叫克利美蘭先生 Cleveland

他聽得不高興，他以書面寫個備忘錄給我，并抄與聯總行總各主管說聯總主管們並沒有對行總工作人員有獎譽之辭。我看了一笑置之，像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朋友，無可理解；又何必同他爭這求全之毀。

但偷竊不止，此心不安，揆其原因，則說者都以為上海為黑社會人物薈萃之所，最好與黑社會人接洽。那時我的上司執行長劉鴻生先生據說是什麼大字班，他與杜月笙、黃金榮諸先生等都是好朋友，我去請教他。他是聖約翰大學沒有畢業的學生，可是在社會上辦了不少大事，聖約翰大學送過他一個博士，他身體魁偉，方面大耳，一口上海官話，說得頭頭是道。我說：「我們倉庫中走漏甚多，我想與本地青紅幫有關係。您想我要不要加入他們的幫會以阻止偷竊！」他說：「K、Y，不必！我告訴你一句話『壞人也敬服心直無私的人！Even the crooked respects honest man！』用不着加入幫會，你照你的規矩做好了！」我說：「我想請您介紹一位在我上海儲運局做警防室主任。」他就介紹了蔣福田先生，他是前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督察長，四十幾歲，人生得白淨漂亮，身材壯實。他上任後從未上班，每月照領薪津，但偷竊事是比較少些。

物資湧到倉庫不足

我們自辦的倉庫堆滿了，執行長劉鴻生家開設了好幾個倉庫，由他的兒子劉念智管理，我就請他做我的倉庫顧問并將他家所有倉庫都租用。不久，他們的倉庫也堆滿了，又利用太古、怡和兩個英商的倉庫，那時管太古倉庫的叫楊寶瑛、

楊雲裏兩兄弟，我也請他們做我們儲運局的職員代管太古、怡和兩家的倉庫。最擠迫的時候曾用登陸艇做倉庫。

物資來得最多的時候，共產黨來要物資。後來周恩來親自到了上海，約定某日在行總開會；由聯總行總的人同時出席，當時我也出席了。開會時因有聯總的人，所以大家說英文，周恩來說中國話，由他自帶的譯員替他翻譯。譯員說完，周恩來時時糾正他。他自己會英文，他不說；他要搭架子叫譯員說。開會後列了一個單子，經分配應同意，我們就照單運送，但為安全起見押運這批物資到共區的都是聯總的外國人。我記得那時押運的頭子是美國人叫「也兒·赫特」Al Hunt。據他回來報告，這批貨用了中國帆船也用了中國牛車云。他當時在聯總之銜頭是副執行長 Assistant Chief of Operations。他後來在美援會又同我同事了幾個月。

視察港九粵桂儲運

到了一九四六年五、六月各事已順利進行，我應到外埠各大儲運局看看。天津、青島所收有限，漢口不多，接收海外開來的船，事情比較簡單，而九龍接收外洋船甚多，而且分運到廣州及梧州的物資也不少，廣州儲運處處長馬開衍是新朋友，不知道辦事有無困難，又梧州是善救工作的終點站，廣西分署長黃榮華是一個有名的幹員，就決定先去香港看九龍儲運局再看廣州及梧州兩處。我帶着外國副廳長道衛士同行，讓他報告聯總。

我們兩人乘總統號輪船走，兩天就到了香港

，由九龍儲運局長曾廣智接待到九龍飯店住，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到九龍倉庫視察，有許多物資如鋼軌枕木機器等都堆在露天，其餘米麥等件堆入倉庫，情形尚整潔滿意。當晚請曾局長雇機帆船去梧州，所謂機帆船者即原為中國帆船而加以馬達者，內部有兩個房間，每間有大床一只，尚整齊清潔。據說由香港開船入西江溯江而上，須兩日夜方達，我們登船後由曾局長電知廣西分署長黃榮華。在船上無事，得大大休息，道衛士帶了許多瓶洋酒如威士忌及白蘭地之類；他藉此大過其癮，船駛進虎門入珠江，不久即到廣州，馬開衍站長來船談接收九龍運到物資後，即轉交廣東分署凌道揚分署長手下并收到收條轉寄九龍，倉中并無存貨云。我們沒有登岸，隨即原船西進，西江甚寬闊，來往船隻不多。第二天晨過肇慶，為廣東大府之一。我們上岸去看看，沙灘甚長，市廛繁盛，人口衆多，未在城內進餐。所有飯食都由九龍帶來廚子在船上辦理，中西合璧，有咖啡麵包，亦有鷄鴨魚肉，不虞匱乏。天氣亦正好，在江上不甚熱。當晚到梧州，雖為廣西省會，但位在廣西省之東極端，似在廣東省內，登岸拜會黃分署長并參觀其倉庫，據稱所收救濟物資如麵粉、大米、牛奶之類皆甚好，惟衣着全係外國裝，不合中國人應用；好在廣西天氣不太冷，并無大礙。當晚請在省府晚飯，在座者多為省府大員，我與道衛士為上客。廣西為吃山鯉（山貓）及蛇羹之出名地，我在席上就自己警惕防有蛇菜。酒過三巡，頭菜隆重出籠，看樣子有點像上海的大菜肉絲糊，佐料扮演得灰黃灰黃

的甚為搶眼，我知道這就是廣西上菜，我虛與委蛇了一頓，看道衛士吃得津津有味，吃了又吃，盛贊鮮美，余亦未加可否。席散辭出後，在歸途中，我問所吃何物，彼稱不知，余告稱此為廣西名菜叫「龍虎門」係蛇與貓（山鯉）之混合菜。道先生大驚，急欲吐而吐之不成，一時非常緊張急急走向船中，拿到白蘭地瓶就直向嘴裏倒，發了一大陣脾氣，至酒醉睡倒而止。次早開船時仍與我大吵不已，亦一趣事也。船回香港再轉海船回滬。公私大小平安。如此推行工作風平浪靜，賣力氣而無驚險，每天有成績可見，看看大事快快辦完，我可向蔣署長交代替國家辦了一件大事！心中愉快不似在華府受命時之窘迫！

行總貪污弊案真相

一聲霹靂，行總貪污作弊之疑案發生！緊張、失望、駭懼，待罪……這一下真不知如何處置了！起初聽見說，我以為是一種中傷行總的謠言，漸漸就會熄滅了！誰知愈來愈甚，報紙上也大事報導，我仍以為是恨透了「重慶人」的表示。我自己以為清白，而且有美國聯總的人整天坐在我公事房同行同坐，又有幾位特務在我的儲運廳儲運局監視着一切行動，我不相信與我有關。有一天東南日報登了一段新聞把貪污作弊有嫌疑的人們都個別的寫出來，關於我的一段說「儲運廳廳長陳廣沅原無藉藉名……」，毫無事實地說了一大段最大的罪名就是「無藉藉名」，意思就是此人毫無根底，一下子就竄高，大概「竊據高位」就是罪名。東南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我在美國做學生時就被葉秀峯、陳立夫、曾養甫等

介紹入黨，所以我就去南京中央黨部探望某君問他何以在搞我。他說：「沒有什麼，不過把你請出來做個陪客！」我說：「這又何苦呢！我的名譽掃地，以後不能做事！」他說：「沒有關係，我們都知道你的一切！」中國法律與美國法律不同：美國法律是「檢舉證明有罪前，任何人原無罪的；罪名要檢舉者舉出確鑿的證據！」中國法律是「被檢舉者要自己證明無罪；任何人一經檢舉就算有罪了！」所以照報章所載我已有了罪了，我去看東南日報的朋友，我說：「經此宣傳，我的過去努力及犧牲完全付之東流，而且還負有貪污作弊之嫌，如果法院弄清楚了我的前途沒有希望？」他說：「經此打擊，前途完了！」我問道希士對我的行為，有無可察之處，他說：「K、Y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件，這是你們政府的措施，我們外國人愛莫能助！」我的那些特務部下都望着我作無聲的同情，署長室傳話叫有關各廳長及其首長都暫時在家思過，暫時亦不可作任何旅行，換句話說就是在家拘留。

我在家悶坐了兩三個禮拜不看公事亦不看報。回想這件事來龍去脈，行總的組織大、人多，為政府其他機關所側目。行總人的薪水雖為聯總認為「可恥的收入」，但比其他政府職員高出許多。行總的救濟工作在上海分署指揮下展開以後，市面上有許多救濟品在發賣；人們以為這是行總人們偷竊出來賣的。其實救濟品中有牛奶粉罐頭、水菓罐頭、素菜罐頭、鷄魚肉食，中國人不合味，而市面上有人買，所以他們拿出來賣掉，以所得錢文買米、麵及菜蔬雜糧以充飢。又所領

的衣着全是外國裝，尤其是女人的衣裝，所以受者也拿出來賣，也有外國人買，賣出者以收入買中國布、棉花，自己做衣服穿。又行總收到大批軍用剩餘物資，不能作救濟用，政策是在市上賣出後，以所得金錢在當地購買米及其他食糧。其中有一批小電風扇，交直流通用，可以自己搖頭，可以置諸案頭，也可以釘在壁上，十分合用；初賣出時，不許行總工作人員買。後來因天氣太熱，市上又無商用風扇賣，特准高級職員各買至多兩架。據說有一位地方有名人士要買多架風扇，主持售賣機關一因購買者為有錢佬，大可不必與無錢人爭購；二因要買大量貨，似與原則不符；他們拒絕售賣與他，他惱羞成怒，就大事攻擊；這是我耳聞未曾目見。又聽說此時蔣廷黻署長與宋子文院長意見齟齬。物既先腐，於是蟲生，弄得滿城風雨。我自己思過時，實在找不出自己有貪污作弊之事，但有一事似乎不妥，那就是在平屋頂上加一間書室之事，自己內心有點不安，但此房非我所有，我并不掠為私產，尚有可原。

雨過天青人去事安

法院開偵察庭，我自己出庭了兩次，所問皆甚簡單，與物資及造房之事都無關。忽然一天，法庭公佈「不起訴」，我又回儲運廳儲運局辦公，這件大貪污案之結局就是蔣署長去職赴美為聯合國中國代表，霍寶樹（亞民）先生來做署長。其餘一切照舊。回想行總高級首長們大多數是美國留學生而有些且是做過大官大事的，在未出事前，他們都趾高氣揚卑視一切，甚至有人說大話

「這幫人才，可以取行政院各部會代之而有餘。」大言不慚幾乎招禍。出事後，大家垂頭喪氣，鴉雀無聲，雖未抱頭鼠竄，亦皆烟銷雲散。據說這件事被最高當局知道後，關照免再進行的。我回到總署辦公室聯總人紛紛來道賀，而尤以道希士最興奮，我記得他握住我的手說了一句話「My God！我的天啊！」其餘廳局各部分同事都來慰問，就像死去復活一樣，接下去就是各部分同事在飯店聚餐慶祝，有幾張照片可以說明當時諸位友好同事之心情，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行總奉令結束，我就請翁副廳長留辦結束，我辭去本兼各職返我平民初服。

翁文灝與俞繆二公

當時交通部俞大維部長對於儲運工作甚有興趣，擬將上海儲運局接收續辦，曾找我去談話。他問我要多少錢作開辦費。我對他說：「這機構是一個營業機構，每天有收入，用不着開辦費！」他當時要我到交通部接辦儲運事業，我說：「兩年辛苦要稍事休息，暫時不能遵命。」翁文灝做了行政院長，他找我去院長室談話，他要我到交通部做儲運事業，我說：「報告院長，我不幹了！」他說：「為什麼不幹？我是行政院長，就是以前的宰相，宰相叫你幹，你還不幹！」我說：「不幹！」如此妙論，不可不記以存真。不過俞部長知遇之恩，至今未報，每覺慚愧！

後來繆雲台先生奉行政院命為美援運用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辦理美國政府贈與中國政府三千萬美元之米糧以救濟戰後中國難民。他是雲南

人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及富滇銀行董事長，為雲南有聲望之富翁。他找我談話說：「有如許大量物資米糧要分配與五大城市，這儲運的大事無人可以信任，要請你幫忙！」我計算一下，三千萬美元，連運費可運到十五萬至廿萬噸米糧，且祇米糧一項，不須裝配運用，接收儲運後就完事，且為數祇行總米糧數量十分之一，不算艱巨。我答應義務幫忙，并找聯總之「也兒·赫特」Al Hunt為助理，并用他的秘書法國華僑吳小姐 Fifi G. Ou 為資帳記錄，將每日收支米糧記載。上海市為收受此種米糧之大戶，其時市長為吳國楨先生，他派幹員任顯羣先生為特派員專辦分派米糧救濟難民之事。這位先生接事後緊張萬分，有時半夜三更打電話到家裏來要糧食，我告訴他，家裏無糧食等明天一定可以送到。他每每威脅說：「誤事由你負責！」好在三幾個月辦完，沒有誤過事。繆先生甚為得意，每對人自誇：「這批美援辦得好，美國政府非常滿意，而且國會也有紀錄說辦得好！」此為我辦儲運之尾聲。三十年中我與繆先生在香港在美國常常見面，見面時三句不離本行總說他辦美援辦得好，有趣。

我代繆先生做了一件小事，他卻代我辦了一件大事，他代我辦了銓敘公文。那時候行政院長是翁文灝，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主任委員也是翁文灝。繆先生是副主任委員，他將我的履歷詳細寫好，附入「人員選用資格送審書」請銓敘部審核。這份公文是三十七年（一

九四八）十二月送出的，次年四月共軍過江，政府撤退，那公文就不知去向。所以我至今還是一個未經銓敘的小職員。不過我有這一份公文的原紙原文特影印存查。1.美援會人員資格審查表一份。2.本人詳細履歷一份。

行總儲運工作成果

儲運工作事前有理論有準備，執行時有組織有人力有具有方法，成果如何呢？西諺說：「布丁吃到嘴裏好，纔算好！」The proof of a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我身邊有一本小冊子，是當年在做儲運工作時收集的物資統計。共黨到了上海，我逃往香港時什麼財物古玩字畫書籍等都不曾帶，無意之間恰將這本小冊子帶在身邊。三十年來都放在左右，悶起來翻翻，就像繆雲台先生一樣，自我陶醉一番。這本小冊子共約一百五十頁，每頁都是統計數字，這真是行總辦理善後救濟的惟一資料，如果全部刊出，這連篇累牘的數字無人愛讀，又想選其中最引人注意者數頁略為敘述，但內容簡略不能作為全豹看，且所報日期以後尚有運來，那就無法加入，於是這一意願也就放棄。

自我檢討幾許感喟

二年華府準備兩年中國執行之中國善後救濟事業就如此匆匆了事！事後想來不免對自己有個批評：第一個就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我原在華府生活安定，事務滿意，勝利後正可接眷同住華府，享聯合國高等待遇；忽然蔣廷

黻先生錯佔了我的才能要我去中國辦理儲運大事，我也因勝利沖昏了頭腦，貿然答應了回國報効國家，又自信遵守中國道德辭去聯總薪津而接受中國政府新給，自以為盡忠報國；到頭來幾乎身繫囹圄，實在不能自解！又一個批評為「不聽長者言，吃苦在眼前！」凱叟先生為「聯總」中國署長是美國的名律師，蔣廷黻先生為中國「行總」署長是中國歷史權威，他們都曾建議以聯總職員名義調任行總儲運廳長仍支聯總原薪并加差費；現在想起來他們的思想是有根據的。美國獨立宣言說：「生活，自由，與尋求快樂，為人生不可讓割之權利」That they (man)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m are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取得合法所得為尋求快樂之一，所以他們兩人有此建議。如我接受建議則「行總」結束仍可回「聯總」原職，再回美國服務，那時家眷就可同行，豈不甚好。而我食古不化，無此見解，自以為是，未曾接受。以致下半生受盡窮苦之罪，那真是「一着錯滿盤輸」Missed the Chance of my life time也！惟一可以引為自慰者，即曾有機會為國家服務做了一點點艱巨的儲運工作。辭職後前途無望，幸陳納德將軍垂青，引我為民航空運隊CHINA AIR TRANSPORT (C.A.T.) 助手。一九四九年春共產黨吞陷大陸又狼狽逃入香港避難，積蓄用罄，幾乎不能自存。一九五九年再被美國政府批准入境到麻省教書糊口直至退休為止。還有多少滄桑話容再續寫。